

# 十八羅漢

釋迦牟尼佛曾叮囑羅漢  
要常住人間  
要守護正法  
隨時顯化以普渡眾生

# 醫者的容顏

在大林慈濟醫院的醫療團隊  
願如羅漢化身  
現出妙手、妙法、妙人醫  
讓尊重生命與愛的醫療文化蔚然成風

且邀您駐足片刻  
領略醫者的生命風景  
與病者間激盪出的至性真情  
一則又一則展現慈悲容顏的故事

撰文/于劍興



## 十八羅漢之六

# 陪他一段

家庭醫學科醫師 陳世琦

文·圖/于劍興

心蓮病房又傳來  
咿咿呀呀的學語聲，  
因為，每個星期總有  
一天，九個月大的宥  
儒會來到病房，帶給  
阿公、阿嬤們生命的  
喜悅，綻放出久久遺  
忘的笑容！這位和  
爸爸像是一個模子刻  
出來的小女孩，是陳  
世琦醫師的第一個女  
兒，從出生第五天開  
始，就展開志工「培  
訓」。

懷抱著女兒的溫暖  
胸口曾經是滿懷著憤  
世忌俗、正義難伸的  
抑鬱憂愁，陳世琦從  
失落的青年到如今肩  
起為人父的責任，這  
生命的歷程轉變是在  
安寧病房的溫暖裡，  
讓他找到實踐理想的  
場域，並學會深刻地  
自省與感恩。



病患需要的或許只是手一握的溫暖。

## 雙手交握 讓心沒有距離

一大早，心蓮病房從團隊病歷會議 (grand round) 啟動一天新的開始，在成員們的腦力激盪下，齊心為家庭的成員——病患們，將難耐的痛楚、待補綴的情感、需化解的誤會、還有未完成的願望……一一補足，構築起一幅幅以「家人」需求為出發點的生命圖像。當討論稍歇，拿起了聽診器，陳世琦邁開步走向病房。

靠近床榻，陳世琦順勢伸過手去，與病患伸出的手交握。

「心臟很好！」陳世琦對阿嬤說道。

對陳醫師的話，阿嬤面露疑問的表情。

「換一顆歡喜心，就很好。」陳世琦接著解釋。

阿嬤笑了開來。

在一旁照顧的兒子告訴阿嬤，陳醫師生了一個女兒。阿嬤露出歡喜的神情，「那世莫帶來給我看！」陳世琦回答道，原本昨天要帶來，可惜陰錯陽差就沒來了。「人緣投，生的小孩一定也很緣投」，阿嬤祝福著陳醫師，而他也回應著「願您每天都像今天一樣快樂」。

另一床的麗美師姐今日又咳又喘，「注意妳的呼吸，一個字一個字慢慢來，跟著佛號聲！」陳世琦從口中緩緩吐出安撫的話語，麗美師姐似乎意識到終點已在不遠處，但想要受證為委員的願卻還沒完成，她想出聲唱佛號，但唱

沒兩個字卻又哽咽不成聲，喘啊喘地。在急促的呼吸聲中，她抱怨一旁露出無奈眼神的看護怒言著，「不要一直跟我說吃藥！」。為了安撫她不安焦躁的情緒，陳世琦伸出雙手握住她的手，「看護小姐是希望你能好過一點。」陳世琦輕緩地提醒。在師姐的耳邊他說，「妳看起來就像地藏王菩薩，有一股堅定向上的願力，內外都透著光明。行菩薩道的人就是要像妳這樣修，這樣就對了，跟著師父的腳步走，在慈悲的禪定中讓眾生心生光明，也看到光明。雖然不執著於外相，但自然會發生！行百里、半九十，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刻，知道妳吃了很多的苦，但是要堅持下去，要不動如山的堅持下去！」。

師姐終於沉靜了下來，在醫師病患互道「阿彌陀佛」聲後結束了早上的巡房。陳世琦就是這樣懂得聆聽，聽病患娓娓道出生命的風景，然後適時傳遞給他們溫暖堅定的訊息。

## 曾經在病人嘴裡抓蛆的日子

「在國小時代就看了七遍三國演義」，陳世琦這樣形容自己的憤世忌俗，而這樣的性格也一直延續，冥冥中主導著他未來的發展。記得在十二年前，在陳世琦實習生涯的第一天，卻發生一件事讓他的心情擺盪到谷底。

「當時指導醫師要我們從病人的嘴裡抓蛆」，陳世琦說，「指導醫師用一種聽來戲謔的口吻說著，就像是要學生去



努力要讓心蓮病房的家人開展笑容。

試試膽子，也許是想看到我們的無助吧！？」吸一口氣，陳世琦接著說：「但我們看到的是已經氣切的病人，腫瘤塞滿了下咽，味道奇臭無比，更讓人驚訝的是，在抓蛆的過程中，病人張開眼睛看了我一眼。」這一眼令陳世琦既震驚又驚覺「原來他還有意識，還是一個人，雖然是在昏迷中，雖然無法言語，但他還是一個有感覺的人。」

這次的經驗激出陳世琦的滿腔憤怒，這些令人氣憤的感受實在出乎意料之外，令他難以招架！尤其他慢慢地發現到，這樣的情況並不是特例，在高知名度的醫學中心的每個角落裡，類似的情景不斷地上演，「主治醫師查房只到門口，住院醫師也不管，護士有

事只會叫我們實習醫師，但我們只能陪著病人哭」，陳世琦說，「看到主治醫師們光鮮的穿著、華麗的談吐，真令人做嘔」，於此階段在他腦中盤旋的疑惑是，他徒有很多的醫學知識與技術，知道考試要如何過關，卻不知該如何做一位好醫師。

所有這些念頭與感受不斷在陳世琦的心中激盪、拔河，逐漸地，有一個願望在心中成形，所以他在醫學院畢業後，第一志願就是家庭醫學科；陳世琦決心要走入社區，要想盡辦法把病人照顧好，得到病人的信任，甚至將來病患需要求助大醫院時，自己便可以當他們的醫療代理人，為他們打一場公平的仗。

陳世琦後來在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的

家庭醫學科服務兩年，自己的關注焦點不知不覺地放在末期病人身上。但是面對末期病人層出不窮的變化，更感受到自己能力的貧乏，距離自己的願望變得漸行漸遠。獨自承受著內心的惶恐與煎熬，甚至轉換至內科服務一年。就在身心俱疲、著手自行開業大計之時，與自己想法相契的安寧醫療也開始起步；無意中從一本期刊獲知慈濟醫院要開辦心蓮病房，以專門照顧末期病患，這個消息彷彿為陳世琦開啓了一扇希望的窗，也重新點燃行將熄滅的熱情。陳世琦便這麼放下為自行開業的一切準備，甚至當時的女朋友，一身輕便就來到了花蓮慈院的心蓮病房。

## 不能說等一下的心蓮病房

「如魚得水」形容了陳世琦來到花蓮後的感受。作為一位醫師，他終於感受到幫助病人的感覺，人生的路也豁然開朗。而當時擔任心蓮病房主任的王英偉醫師更給予許多觀念上的啓迪與督促，讓陳世琦的安寧療護之路步步踏實。

「在心蓮病房不能說等一下！」陳世琦提到，「這是當時主任的規定，如果被聽到了就要罰一百元，因為只有不去等一下，才能真正讓自己勇於面對、解決病人的問題，也就是不應有任何的藉口去延遲病人的需要」。還有另一項現在陳世琦運用得很好的技巧，便是「黑色幽默」，說穿了，就是試著讓病人轉一個念頭；陳世琦說，病患很苦很痛，

但還是要想辦法讓病患從苦痛中跳脫出來，讓他不再覺得自己是受苦的人，有時就在談笑風生之間，病人已經跳脫生死學家羅絲博士(Dr. Elisabeth Kubler-Ross)所揭櫫的臨終病患五階段的精神狀態：「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中的任何一個階段。

「在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三年，沒有得到過王主任一句稱讚」，陳世琦說，「王英偉主任總是質問自己所做的每一個動作意義何在，結果是讓自己有更多的思考空間，是再重要不過的一種訓練；醫師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若連到底對病人會造成什麼影響都不清楚，那就太可悲了。」

在二〇〇四年初，在大林的心蓮病房，聖凱的故事終告落幕，這是關於一個少年的一段悲喜過程。聖凱，是一位惡性軟骨肉瘤病人，十三歲發病，在十九歲這一年來到了心蓮病房。陳世琦說，依過去照顧的經驗，病人最長甚至有二十年以上的路可走，在病房中除了做症狀控制，也希望能照著聖凱的想法，讓心中還有夢的他能夠築夢踏實。

在第一、二次住院過程中，了解到聖凱想要上大學、娶妻生子……許多的想法要去實現，除了陪伴床側，大家和他一起逛夜市、為他籌畫了生日會、同學會。

聖凱在第三次住院時，情況直轉急下。一次大出血、面臨心臟衰竭的情況，聖凱也感到非常震驚，醫療團隊知



總是適時地傳遞堅定支持的訊息給患者，讓他們尊重自己的生命。

道時日不多，但要如何向一個還有夢想的十九歲男孩開口，告訴他已經快死了！？但是不做，只怕他知道後會更生氣、慌亂與害怕。「後來想到聖凱說過有一個心願，他希望取個外籍新娘、生個小孩」，陳世琦說，「對他而言，小孩代表著一種希望、對未來的寄託」。

而當時陳世琦剛出生五天的女兒宥儒正可離開嬰兒房回家，陳世琦念頭一轉便問聖凱要不要看看宥儒，結果他的眼

睛為之一亮，露出難得的期待表情。志工組的明月師姐在下午把小孩抱到心蓮來時，聖凱的高興也感染著周遭的人，但他卻不太敢趨前。「要不要將你的能量傳給小孩？」陳世琦引導著他，「那你就握握她的手！」聖凱鼓起了勇氣，當大手、小手交會的時候，每個人都鬆了口氣，

人生就像是在一個圓形的跑道，跑阿跑的，起點就是終點、終點也就是起點。

而宥儒很有福報能生在慈濟的家庭，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為什麼呢？

想必她在人生的上一階段把心照顧得很好，才会有這麼好的果。

當明月師姐說完，聖凱點點頭，從此，他不再感到害怕，並且開始將病榻的點滴畫成卡片，在大家的認購下幫忙舒緩母親家計的重擔，儘管這段時間很短暫，但是聖凱一直畫到最後一筆，都是平靜而自在的。陳世琦說，彷彿不好看、痛苦的人都蒐集到醫院，大家對醫院的觀點並不好；如果醫院讓病人有等死的感覺，那與置身集中營又有何不同？如何讓病人找到意義，做些對自己、對家人都有幫助的事情！因為

人生免不了受苦，如果不能在受苦的當下去體察受苦的意義，那種苦就真的很苦了。

陳世琦形容自己曾是一位憤怒的青年，不過現在的他已從安寧緩和療護中找到努力的方向與寄託。他說，在這個大家庭裡，只要想做什麼就會得到許多來自於團隊中的醫護、志工們的幫助，而自己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學習與沉澱，應該要再試著去感動更多的人來投入。而陳世琦從這個大家庭中得到的還包括相守一生的伴侶——心蓮病房的護士玉雲。

## 小孩可以不學英文 不學鋼琴 但一定要做志工

「因為和玉雲在工作中培養出默契，有著共同的理念」，陳世琦說，「加上奶奶催促著已經三十九歲的自己該定下來了」，於是造就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第一對佳侶。而現在女兒宥儒也已經九個月大了，每週玉雲會利用休假時間帶著孩子來到病房，現在她已經學會說感恩和阿彌陀佛。「小孩可以不學英文、不學鋼琴」，陳世琦堅定地說，「但是一定要學手語，做一位快樂的志工」。他希望孩子的人生充滿意義，當女兒長大，他會告訴她曾經在病房帶給阿公、阿嬤們許多的快樂，讓他們再次感受到生命的喜悅。

晨間的團隊病歷會議上，護士描述著陷入昏迷的病人情況，「阿公已經dying

prepare（時候差不多了）。」「仍然應該嘗試和病人說話，請他放心，讓他有一個方向努力！」陳世琦眼裡依然充滿光芒，「不要放棄跟病人可能的溝通，繼續對他說話，讓家屬也學著做，比較不會有無力感，怨嘆自己是沒用的人、幫不上忙！」「該如何做呢？」團隊中的醫師問道。陳世琦繼續建議：「以簡單句為主，一句話、一個意思，就像是病人的親人一樣的調子，稱呼他阿公，告訴他，雖然你的身體無法自己做主，但是子女、醫師、護士都在你的身邊，盡量讓你不要難過，你要放心。」

關懷病人、同時關懷家庭成員的每一份子，為的是尋求一個圓滿、沒有遺憾的結局，不論是照顧病人，與醫療團隊的互動，陳世琦總是懷抱對安寧療護的熱情，不停地嘗試著做出最大的努力。

「民國九十年國人每年使用嗎啡的平均量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是日本的三分之一，相較之下，我們還是沒有真正好好處理病人末期的疼痛問題，漠視了他們面臨的問題。因為這些數據也意味著台灣大多數的病人是沒法接受安寧照護的。」不過，陳世琦接著說：「至少現在已經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不論是政府政策、社會觀念上，末期病患的權益將會更受重視。」

這就是陳世琦，除了投身照顧病患的使命，更密切注意安寧療護領域的訊息，為了病患，他義無反顧的奮力投入。

